

新江桥一架通南北

古迹

舒云亮

新江桥是继灵桥之后的宁波城区第二座跨江大桥，但它比灵桥晚了1000多年。

唐长庆元年(821年)，明州(今宁波)州治迁至甬江、余姚江和奉化江汇合处的三江口附近。两年后的823年，为解决城区和江东之间跨江舟渡的不便，明州刺史应彪在奉化江上搭建了一座浮桥。传说因为造桥的时候天上出现了霓虹，于是为桥梁起名为“灵现桥”，简称“灵桥”，俗称“江桥”。灵桥的建成，极大地方便了城区和江东之间行人的往来，促进了商贸的繁荣。

但千百年来城区与江北之间的交通，一直依赖于舟船的渡运，很不方便。

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宁波正式开埠，欧美各国纷纷在城外的姚江北岸设立领事馆、开办洋行、建造教堂、修建码头货栈、建立工厂，并开展商贸活动。由此带来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口的大量增加，仅靠桃渡路和盐仓门(即和义门)两个渡口已经满足不了人们的出行需求，建造连接江北岸与城区之间桥梁的呼声越来越高。

清同治元年(1862年)，英商洋行和本地商人合资在江北岸桃花渡附近架起了跨越姚江的一座浮桥，极大方便了人们进城和出城的交通往来。由于之前已经有了俗称“江桥”的灵桥，这座新的浮桥就被命名为“新江桥”。

由于新江桥是集资建桥，投资方为收回投资和维护桥梁，规定收取过桥费为行人4文铜钱，挑担的8文，坐轿的16文。但7年后的1869年5月24日，因为过桥费纠纷出了大事。那天有一个大型的赛神会行会队伍过桥，管理员照常索要过桥费。行会人员认为，他们是在搞活动，无须支付过桥费。但管理员不同意，双方开始激烈争吵。一方要免费，一方要收费，浮桥上人员越聚越多。突然“砰”的一声巨响，桥链崩断，桥排坍塌，落水罹难的有几百人，成为当时轰动宁波城的一个大惨案。

为避免类似事件的发生，必须把这座浮桥买下来，使其成为像灵桥那样的义桥，让民众自由通行。宁波乡绅与新江桥建造管理方经过几年的艰苦谈判和讨价还价，在1877年终于以1.6万元



①1900年前后的新江桥 (资料图片)



②20世纪70年代的新江桥 (资料图片)

③新江桥新貌 (舒云亮 摄)

的价格赎回了新江桥。从此人们过新江桥再也不用支付过桥费了。

历经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到了抗战期间，日军在新江桥桥头设置岗哨，过桥的行人必须向日本兵鞠躬，否则会遭到殴打。宁波人民受尽了屈辱。

1949年暮春，宁波解放了。但退守在舟山的国民党部队飞机频频飞临宁波，对灵桥和新江桥实施狂轰滥炸，试图阻止解放军进攻舟山的进程。江夏街和老外滩南端被炸得千疮百孔，新江桥被炸坏了两次，但很快就修复了。

后来新江桥浮桥还通行汽车，但只能是单向限时交替通行。每当汽车过浮桥的时候，桥面会发生起伏。虽然在20世纪60年代对浮桥进行过改造，撤下原先架设在冠船上的木梁和桥面木桁条，代之以一段段钢筋混凝土的桥面，接缝处铺设了弧形的铁板，并设置了人行道，由此减少了汽车经过时的晃动，增加了行人行走的安全感，但它依然是一座摇摇晃晃的浮桥。桥面上混杂着汽车、自行车、三轮车和手拉车，通行能力低下，并存在安全隐患。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原先的鄞县江北镇成为宁波市辖的江北区，范围扩大了许多，经济发展很快，拥有火车北站、汽车北

站、联运码头和沿海客运码头，以及动力机厂、拖拉机厂、海洋渔业公司等重要企业，成为宁波的交通运输中心、重工业基地和水产渔业基地。显然，浮桥形式的新江桥已经越来越难以满足日益繁忙的南北跨江通行需求。

1968年，建造新江桥固定桥梁的工程启动了。先是把浮桥转移到西侧的江北区桃渡路和海曙区江左街，然后在浮桥的原地开始了建桥。根据蓝图，这是一座漂亮的双曲拱钢筋混凝土大桥，有两个桥墩。海军工程船“海桩704”号来打桩的第一天，引来了两岸许多市民的驻足观看。新江桥固定桥梁的建设是宁波人民的一件大事。

1970年10月1日，在欢度国庆佳节的时候，与30多年前单跨钢拱的灵桥竣工仪式一样，宁波人民又一次张灯结彩、敲锣打鼓举行了盛大的新江桥通车典礼。据当时的媒体报道，新江桥的荷重为汽车26吨，坦克100吨，桥面的宽度可并行四辆大卡车。新江桥固定桥梁的建成，极大地提升了行人和车辆的通行能力，结束了它的百年浮桥历史。

很长一段时间，宁波人沉浸在新江桥建成的喜悦之中。当时我正在宁波四中读初中，班主任金佩文老师要我们写一篇作文，

主题就是刚刚建成的新江桥。记得我的习作中有一句话是“姚江水奔腾向东流，新江桥一架通南北”。副班主任周家瑞老师不甘落后，他结合我们的数学学习进度，出了一道关于三角形的应用题：“新江桥引桥水平前进100米，垂直升高2.13米，求坡度是多少”。

在此后的几十年岁月里，新江桥成为南北交通的大动脉。但同时由于桥面日夜承受车辆的碾压，桥墩和桥拱时常遭受过往船只的碰撞，它已经伤痕累累。2006年9月，经同济大学桥梁专家鉴定，新江桥为E级危桥。为安全起见，市政府立即决定封桥。

2007年1月31日，一座临时搭建的便桥在新江桥西侧建成通车，缓解了南北交通的压力。之后新江桥被整体拆除。2015年11月10日，经过两年的建设，新江桥新桥在原址建成通车。新桥的结构与原桥相同，也是有两个桥墩的双曲拱钢筋混凝土大桥，但比原来的更坚固更宽敞更漂亮了。

如今，江北与海曙之间的姚江上已经新建了多条跨江大桥，但新江桥一直是其中最最重要最繁忙最有故事的。

掌故

蔡体宽

往返宁波与上海的客轮已停航20余年了，常常想起从前乘船途中的往事。

儿时只晓得“民主三号”轮，听家长长辈经常说起它。50多年前，跟着祖父母从上海来宁波，还特意挑选“民主三号”轮开船的日子。其他，还有“民主十八号”轮和“民主十九号”轮。后来，船名都叫“工农兵”几号轮了。到了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上海的一家造船厂造了七艘客轮，客轮名字的头一个字连起来为“繁荣昌盛展宏图”，每个字后缀以“新”字，分别命名七艘客轮。这些客轮都在申甬线上航行过。

说来也很有趣，到了码头上，上海的简称就叫“申”，到了火车站，就称“沪”了。那时，往返宁波上海无数次，我绝大多数乘的是客轮。平时常常与人赞美轮船上的盖浇饭，记忆里，几十年前，每客盖浇饭的价钱为二角钱。盛夏盖饭是七寸的搪瓷盆，一位服务员打白米饭，一位服务员从大锅里夹出一块大肉盖在饭上，另加一勺肉汁，名为“大肉盖浇饭”。这一块大肉是随意分派的，有的是一块大排，有的是一块较肥的大肉。这一盆米饭，经肉汁浸润搅拌，鲜美可口，回想起来，香味犹在鼻际缭绕。

其实，船上供应大肉盖浇饭，时间点上是有讲究的。因轮船在上海十六铺码头和宁波江北岸码头都要根据潮水涨落起航，如下午三点至六点开船的，船上供应晚餐，再晚点开船可能就没有了。最好是下午四五点钟开船，船开出半小时后，广播喇叭就播报供应晚餐，很温馨的女声。旅客闻讯，即前往晚餐供应点排起长龙，如“工农兵三号”轮，供应点在三等舱与四等舱之间，排队正好从四等舱门口经过。而四等舱在船的后半部分，客舱两边相通，出了门就是轮船长廊，面向大海与江景。

一边排队，一边欣赏沿江风光。若四五月份，下午四点钟离开宁波江北岸，吃好晚餐，恰好过镇海口，在夕阳中慢慢欣赏招宝山风光。如这时候，船在上海十六铺码头开出，过了陆家嘴的弯头，晚餐时分，将过复兴岛了。有时船上伙食晚一些，出了镇海口，或吴淞口，浪头稍大，胃部就不大舒服了。

船上小卖部有卖“晕海宁”

博物

虞燕/文 戎丽/摄

苍耳在哪都能生长，路边、田间、沟旁、草丛、山上、荒地……浑身长满刺的椭圆形坚硬小球聚在一起，随时准备粘着你走。

小时候可讨厌苍耳了，无意间从旁经过，苍耳就粘了一身，头发、上衣、裤子、袜子、鞋子，整个人被小刺球占领。要把它们一个个从身上摘下来实在麻烦，自己摘，小伙伴摘，大人摘，还经常会漏掉那么几个。它们就像跟你玩躲猫猫，忽而躲在腋下，忽而藏在鞋子里，甚至隐于头发底下，刁钻得很。我的小伙伴就因为怎么也除不尽满身的苍耳，急得一边跺脚一边哭。我的新衣服也曾被苍耳盯上，可每摘掉一个，那一处就会毛毛的，心疼呀，恨不得拿拳头把小刺球砸得粉碎。最可怕的还是粘在发辫上，摘除时，一扯一扯，扯得头皮发疼，完事后，头发乱蓬蓬，像个疯子，很难梳理。

古灵精怪的小孩子利用苍耳爱粘人的特性做暗器，以此作弄人。电视里，蒙面人暗器天下无双，“嗖嗖嗖”，例不虚发。我们手里握着几个苍耳，模仿蒙面人帅气利落的动作扔出去，基本上，只要投中了对方的身体，就能粘上。于是，那会子，经常可见两个孩子或两队人马互相扔苍耳，又笑又叫又跳又跑的。有时，难免误中大人晾晒的衣物，大人发现后，骂一通“小猢猻捣乱”之类，就把大伙请出了“战场”。

上学路上，顺便摘几个苍耳，藏于书包或口袋里，这是存了“坏心”的。到了教室，左看看右瞄瞄，开始寻目标。男孩子的目标一般是女同学，装作很随意地走动、讲话，找机会丢到人家的头发和衣服上，得逞后，憋着笑，等待女同学察觉。当女同学大声嚷嚷“谁干的，谁干的”，他们显得很激动，好像干了件大事一样。女孩子作弄的对象大多为同桌、关系较好的同学，把苍耳“埋伏”在同桌的凳子上、夹在书页里、塞进铅笔盒里，或者课间休息时，与同学聊天、游戏，趁机偷放一两个苍耳至

忆申甬线客轮二三事

的，这小卖部在轮船的中部位置。“工农兵三号”轮的小卖部前面有小块空地，两面走廊可入。“工农兵十八号”“工农兵十九号”轮的小卖部，在船中间的长廊大门边，与登上三层客轮的扶梯口相接，周围有一个较宽阔的场地，旅客常常喜欢在小卖部明亮的橱窗看看，记得有仁丹、扑克牌、香烟、糖、酒等小商品。那时，旅客在扶梯走上走下，这里转转，那里看看，都很兴奋。

乘四等舱与五等舱的旅客，凭票可借毛毯、枕头，秩序井然地排着队，次日清晨将毛毯叠好交还船方。二、三等舱，毛毯预先在床上放好了。这毛毯质地厚实，咖啡色的，冬季足可保暖。雪白的枕头，很柔软。早先的几艘客轮，五等舱称为“统舱”。如“工农兵三号”轮，船首的俱乐部亦安置旅客，因此可借单人草席。有一次，大年初五，购得一张“工农兵十九号”轮的四等舱上铺船票，另一张为五等舱。我与妻子索性带了孩子在较为僻静的扶梯旁，铺了席子坐在一起。好在那天是上午十时从宁波开船，抵十六铺码头即在上半夜。

50年前乘船，到了夜晚，广播里说，为丰富旅途生活，俱乐部放映电影，票价为8分钱。我看过《地雷战》和《列宁在1918》，真的别有风味。



干的苍耳

暗器苍耳

对方身上。败露后，女生们嘻嘻哈哈闹作一团。也有那种后知后觉的，若没人提醒，直到放学了还蒙在鼓里，傻傻地把苍耳“戴”回了家。

西晋张华编纂的《博物志》里说：“洛中有人驱羊入蜀，胡卓子着羊毛，蜀人种之，曰羊负来。”“羊负来”即苍耳。这个别名有意思，特别形象，一下子就记住了。小刺球真不简单，粘人，粘畜生，然后到处远行，借此传播后代。

后来读到李白的“不惜翠云裘，遂为苍耳欺”，才知道他也被苍耳狠狠欺负过。有一回，李白去拜会城外一位姓范的居士，不料，走到护城河边就迷了路，误入荒山野地，连老马都不识路了，管它什么珍贵的翠云裘衣，反正让苍耳乱粘了一身。终于到范居士家后，主人见李白的狼狈样儿，大笑着挽住他的胳膊，问：“这是谁呀？”

如果小时候知道，自己遭受的可是跟神仙一样的待遇，很可能就不会那么讨厌苍耳了。

农闲时节，月夜摆摊头

慢时光

张晓红

有大月亮的晚上，村口的河面上泛着粼粼波光，桥头上，也是一片光亮，又有河面上凉幽幽的风吹上来。

早稻已割完，晚稻秧已插下，农家的大人孩子才有闲工夫，来这桥头闲坐聊天。小孩们追逐着玩闹，桥头，成了一个热闹的场所。

小梅在这桥头下的一侧，搭起了卖香瓜子的摊子。阿萍和我都事先说好的，一起分工着帮忙。我坐着收钱、找钱。阿萍帮着用裁好的方方纸头，包瓜子。

今年，小梅的娘在房前屋后、地角落头，种了许多的早向日葵，长势喜人。小梅娘说：这么好的香瓜子，自己吃掉，舍不得，还是炒了去摆摊卖几个零钱吧。

小梅说：就交给她卖，卖了的钱交书学费。

小梅是个勤快的女孩，虽是宝贝独养女儿，但农忙时，照样和几个哥哥一起在农田里干着拔秧、插秧、捆稻草的活儿，娇俏的脸蛋儿晒得黑红黑红。

小梅在桥头一侧，把东西都

摆放后，轻轻地叫唤一声：卖香瓜子喽！

马上，几个依在大人身旁的小孩，牵着大人的手，过来要买。

阿萍公公从木盘里拿了一颗瓜子，嗑了一下。就问：小梅，香瓜子咋卖？

阿萍抢先说了：三分一盞。

咋比人家的贵了一分？不是两分一盞嘛！

小梅的脸红了，嗫嚅着说：人家卖两分的，有空壳瓜子，我家的粒粒饱满。盞子也比人家的大一圈。

这一大木盘的香瓜子，粒粒匀顺，在月光下泛着灰幽幽的光。手一晃动木盘，瓜子就往外处滑下来，发出沉沉的刷刷的声响。

这瓜子香得不得了，香得真想去抓几颗来嗑嗑。但我们说好是来帮小梅的，就一颗也不拿着嗑。这瓜子是小梅的娘亲手炒的，要小梅在灶下用柴棍子烧着小火，小梅娘慢悠悠地一铲一铲翻着炒。这样炒出来的瓜子，既不会半焦夹生，还很香。

小梅手上拿着的量瓜子的盞子，是一只白底蓝花的粗瓷酒盞。沿口往外敞着，看上去有点大，实则底部处缩拢，容量并不大。

几位老人，拗不过小孩的说

闹，掏出了一个个钢镚子，买了几盞。我眼明手快地把几只钢镚子仔细地看了，有两只两分头的，连忙找给一分头的零钱。

阿萍把方纸头抽出一张，对角一旋，把酒盅里的香瓜子倒入，又对角一折一叠，把纸角塞进，就成了三角形的“小包头”。阿萍包得牢固方正挺括，大人们见了，都夸阿萍手巧。其实，阿萍自得得知小梅要摆摊卖香瓜子，特地到南货店工作的小惠阿娘处学过的。

很快阿萍发现，这方纸头怎么不够大了？一盞瓜子包下去，鼓鼓囊囊，似要把纸头撑破。她悄悄地问了小梅。小梅说：我本来在家里练习过好几次，用手拿盞子装瓜子时，把大拇指伸进盞子里，装出来时，看上去满满的，其实，一只大拇指放进了，减少了好几颗香瓜子。大伙儿都夸我家的瓜子好吃，买了一盞还要再多买几盞，我就不用这个方法了，难为情呀！我们下次，再把纸头裁大一些。

这个桥头，真是摆摊的好地方。走过桥头，往右拐，甬进小路，有一大片风景很好的小树林和竹园芭塘，村里的年轻姑娘和小伙，都往那里钻。见到小梅的瓜子摊，又闻到整个桥头都弥